

朱生豪情书

朱生豪 著

朱尚刚 整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OLD BOOK CO., LTD.
HUXLEY ROAD, SHANGHAI
PHONE 50223

浙江杭州
之江理学院
朱生豪
子路

宋氏德安
浙江吴
东街

朱生豪
民权路
朱生豪



朱生豪情书

朱生豪 著
朱尚刚 整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生豪情书/朱生豪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ISBN 7 - 80681 - 195 - 8

I . 朱... II . 朱... III . 朱生豪(1912 ~ 1944)—情书 IV . 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960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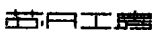
朱生豪情书

作 者 朱生豪

整 理 朱尚刚

特约编辑 陈丽菲

责任编辑 余 同

装帧设计  CD 苏建源 AD 陈小贝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20)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021 - 63875741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5200

ISBN 7 - 80681 - 195 - 8/I·016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另 读

1992年,为纪念前辈翻译家朱生豪(1912-1944)诞辰80周年,“中国莎士比亚学会”于4月18日在沪组织为期两天的全国性座谈会,会上发言踊跃,无不为前贤艰苦卓越、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大家不禁又想到前贤生前未能完成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78年4月,“人文”推出了以朱译为主体的11卷本《莎士比亚全集》,受到热烈欢迎,一版再版,大量发行。这也可说是从一个方面体现出对于前贤的钦佩、仰慕,是全国爱好莎剧的读者的共识吧。

对于译莎的艰巨性,我作为莎剧的爱好者和译者,可说有切身体会。翻译西方经典文学名著,必须全力以赴;而译莎对于译者在文本的理解上,情致语气的表达上,又要求达到更高的境界。因此每想到前贤在兵荒马乱、病贫交迫之际,不为艰难困苦所压倒,而取得如此不平凡的成就,不禁肃然起敬。我曾有一文(1989年)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译介莎剧的情况,特别提到:

更值得钦佩的是,当时在上海工作的青年翻译家朱生豪开始了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工程。在抗日战争期间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凭着极大的毅力,和呕心沥血的工作热诚,以及非凡的才华,在短促的一生中译成了三十一个莎剧……即使为山九仞,也已出色地完成了一份超人的工作。

译莎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工程,也许需要几代人的接力棒式的集体努力。东邻日本对于莎翁可能显示出比我们更大的

热情。早在 1928 年他们已拥有了评内逍遥前后花了 20 年独力完成的莎翁全集散文译本,被视为日本的荣耀。过了半个世纪,由于语言不断在发展,他们又有了以现当代日语译出的一套新的莎翁全集(散文),受到欢迎;但评内所作出的贡献始终受到日本学术界的尊敬。

在拙编莎士比亚全集诗体译本(2000)的“后记”中,除了向前贤表达应有的崇敬外,还特地写下这样一段话:“以朱译为主体的莎士比亚全集在普及莎剧上已作出极大的贡献,相信今后还会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前辈的功绩将永远为后人所纪念。”

在写下这段引文的当时,我脑际回响着在那次朱生豪纪念会上一位来自戏剧界的同志的发言。他只说了一句话,那么质朴、深情,使人难以忘怀:“我是通过了朱生豪的译本接近莎士比亚的。”我相信这一句深情、质朴的话同时道出了千万爱好莎剧的读者的心声吧。黄源他老人家生前曾有心倡议:于南湖之滨,为朱生豪树立一尊纪念像。我想:如果纪念碑上只准备选用一行铭文,那么这样一行也许可供考虑:

我们通过您亲近莎士比亚

前贤在天之灵也许会为之而感到欣慰吧。

当年的才子佳人——朱、宋二位相知相爱,鱼雁往返,经半个多世纪,几番人间历劫,现在把保存下来的三百多封朱生豪的手札,经过整理,结为一集问世,很不容易,值得珍视。最有意义的是,诵读这书信,由于文笔生动亲切,犹如面对笔者的音容笑貌,有助于后人对于前贤有一个较全面的、有声有色的感性认识。

他们二位是之江大学先后同学,以诗词相知相交;毕业前夕,即将挥手告别,青年诗人把初恋的感情写进词曲《鹧鸪天》三首,持以赠宋。其中有佳句云:“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倾。”“交尚浅,意先移,平生心绪诉君知,飞花逝水初无意,可

奈衷情不自持。”“常言离别是寻常，谁知咏罢河梁后，刻骨相思始自伤。”（见吴洁敏、朱宏达著《朱生豪传》（1989）第166-167页）字里行间已超越相识一年的同窗之谊，而是透露出一片真挚的爱慕之情。

诗人给宋清如的最初两封信中也是写在离校前，虽然也有“想不到你竟会抓住我的心，你纯良的人”等语，但是包括后来的许多手札，总觉得既跟一般卿卿我我、沉溺在爱河里的情书不一样，也跟爱的名份还没得到确认前，以绮语丽词、“要死要活”、热烈追求的情书，风格异趣。给人的印象是诗人总是不加思索，信笔所至，我手写我心；最短的，一句话也算是一封信（编号67），而一封长信竟可以排满两个多版面（编号70）。

诗人给心上人写信，似乎把一个“真”字看得最重。坦诚相见，务必不加掩饰，从各方面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和盘托出，呈现给对方，仿佛在说：请进吧，在你面前的就是这么个人，他值得你——我所爱慕的人青睐吗？这多少近于借赠诗以表白的“平生心绪诉君知”，或者像在手札中所说的：“我知道你顶明白我，但还巴不得把心的每一个角落给你看才痛快。”

从先前介绍前贤的文章中，我们知道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这是实情，他本人就这么形容自己：“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格外厌世。”“虽然都是老同学，我却觉得说不出的生疏；坐在那里，尽可能地一言不发。”（编号71）给人不苟言笑、少年老成的印象。现在读了这些书信，感觉完全不同了，原来他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是这么活跃、丰富，他的性格、爱憎是这么鲜明、富于个性；更好的是一股青春气息不时从他那不可抑制的幽默感，玩笑语中透露出来。

65号信可说内容多姿多彩的起落变化，那私下读信的意中人，微笑着，心跳脸红着，读一遍，读两遍，大概是无论如何放不下、读不够的。

从心底里感谢你给我的那两张照片，取景、位置、光线，都很好，那女郎可爱极了，你愿不愿意为我介绍？看她的样子很聪明、很懂事，而且会做诗，也许很凶（？）

意中人以自己所满意的玉照见赠，无异心照不宣地默认了自己的情意；却竟然没有得到才子的一句奉承，反而移情于相片中的女郎，为她唱起赞歌，而且要求介绍给她。这情人间的玩笑似乎还没开够，在信末又来上一段，自比于失宠的情人在挥泪自叹：

你一定说我不好，大概已成定讞，再为自己辩护也没有用了，我将以自怨自艾的灰心失望度过这不值得你喜欢的余生了吧，言念及此，泪下三钵头。

信中还谈了当时文学界情况，谈了当时正在上海放映的好莱坞影片，是闲谈，但并非胡扯，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

最令人赞叹的是在无所不谈的闲笔中，他的机智才华如清泉般喷涌而出。这里是为一个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者作了一幅漫画式的写照：

从前有一个阿Q式的少年，某个女郎是他的爱人，但他并不是她的爱人，……然而他是个乐观的人，他说，她不过是嘴里说不爱我，其实心里是很爱很爱的；因此他非常幸福地生活下去，直到有一天她把他完全冷淡了。他说，真的爱情是渊默的，真的热力是内燃的，而外表像是蒙上一重冰冷的面幕；因此他仍然非常幸福地生活下去，直到有一天她嫁了人。

这可是出于天才手笔的一篇绝妙的小小说，并不是有意卖弄文笔，很可能借以自嘲，自比于这么一个痴心人，不管你爱不爱我，反正我爱你是爱到底了。信端的这篇妙文和信末的“泪下三钵头”相互呼应。为感情上的饥渴而乞求爱怜，这该是一封“情书”了吧，可那又是多么风趣、不同凡俗的情书啊。这第65号信札读者千万不能错过。诗人不仅在向当年的意中人把“心

的每一个角落给你看”，也是在向今天有幸作为读者的我们多方面地展示他的性格、情操、志趣啊。

读了这书信，感受最深的是不禁想起了“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位女人”这句名言。我们都钦佩前贤在译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书信让我们明白了，这巨大的成就是和始终得到红颜知己(后来是患难夫妻)的精神上的支持、鼓励，以及同心协力的合作，分担一份重任是分不开的。

诗人怀着对理想的憧憬，往往禁不起现实生活的冲撞，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孤独感；而从消沉的意气中重新振作起来，这精神力量来自茫茫的人海中有幸得到了一位红颜知己的祝福。在许多信札中都可以看到青年诗人把意中人看成了他精神世界中最迫切需要的支撑点。他向意中人倾诉道：展开信笺，“写上了‘好人’两个字(作为称呼)，这光景正像受委屈的孩子扑到娘怀里便哇的一声哭起来一样，除了这我也想不出什么安慰自己的办法了。”“只有你好像和所有的人完全不同，也许你不会知道，我和你在一起时较之和别人在一起时要活泼得多。与举世绝缘的我，只有你能在我身上引起感应。

类似的倾诉很多：“我的心是那么空虚又那么惶惑，那么寂寞又那么懒……我闷得很，我很需要告诉你。”“我不要休息……我更需要的是一点鼓舞，一点给人勇气的希望。”“只有在想着你的时候我才会感到幸福不曾离弃我。”“我的心是早该冷了的，为你的缘故，还不敢忘却春天的美丽。我不愿有更舒服的生活环境，因既已有你友情的抚慰，那是远宝贵过于一切的。”

前贤着手译介莎翁戏剧全集的大工程，起定于1936年夏始译《暴风雨》，他随即以兴奋的心情把他的抱负和理想告知了意中人。译稿完成后寄请意中人读一下，“不知你能不能对我的译笔满意。”《威尼斯商人》译稿再三修订，终于完成，译者向意中人毫无保留地倾吐“大喜若狂”的心情：“果真是一本翻译文

学中的杰作!……莎士比亚能译到这样,尤其难得,那样俏皮,那样幽默,我相信你一定没有见到过。”《无事烦恼》初稿译成,为了和意中人“奇文共欣赏”,分享译者的内心喜悦,把其中的俏皮话、风趣话摘录了整整六个印刷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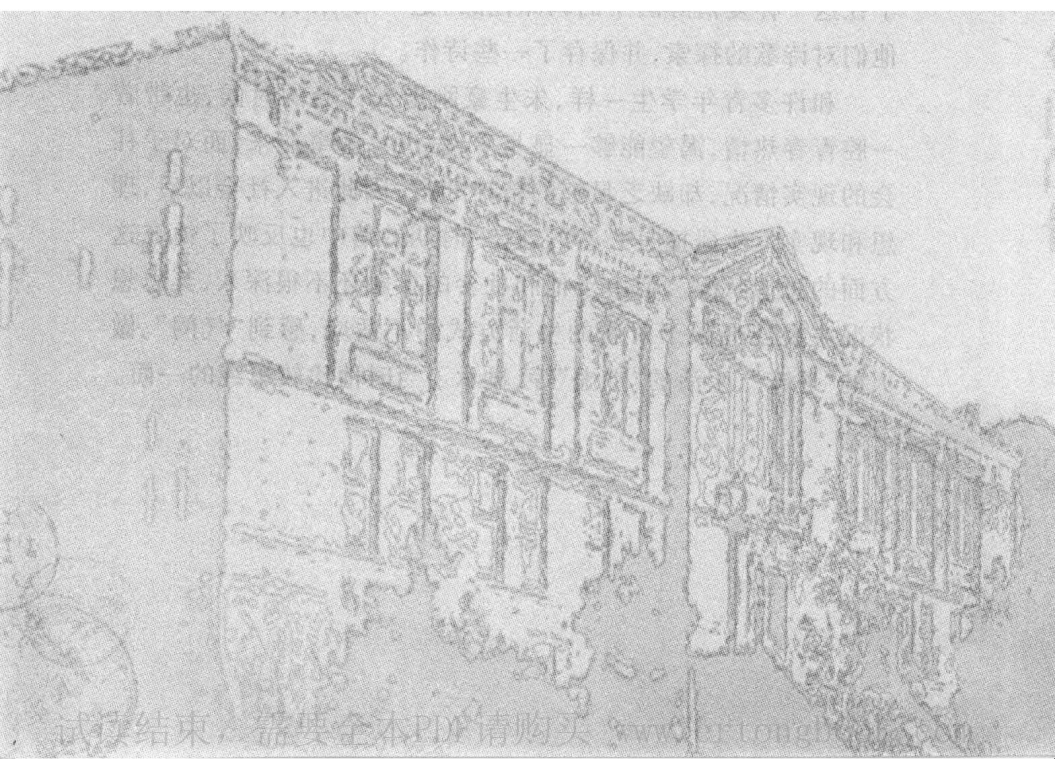
宋清如女士可说自始至终是朱译莎剧的第一个读者,交换意见,分享他创作成果带来的喜悦;一开始就全心全意支持他,为他誊抄译稿等等,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他的战友。阅读了这书信集,我们后人在钦佩前贤在译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由衷地献上我们对宋清如女士的一份应有的敬意。

万平

2003年8月于上海

目 录

导 读	方平	1
第一部分 1933 年到 1934 年间的信		1
第二部分 1935 年暑期以前的信		77
第三部分 1935 年暑期以后的信		159
第四部分 1936 年暑期以前的信		221
第五部分 1936 年暑期以后到 1937 年间的信		279
编后记	朱尚刚	343



整理题记

朱生豪是1933年从之江大学毕业后去上海世界书局工作的。这一部分信件除前两封写于离校之前外，都是朱生豪到世界书局工作的第一年多一点时间里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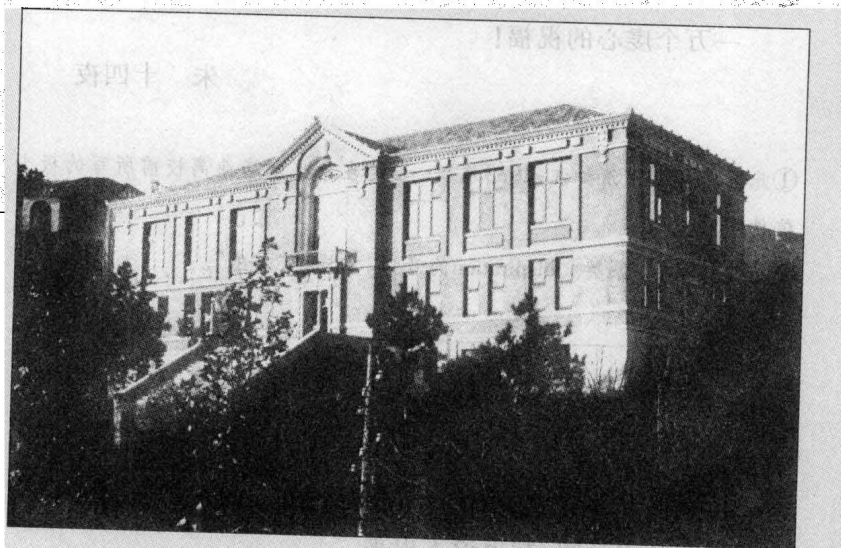
在之江大学的最后一年里，朱生豪认识了宋清如，共同的志趣和对诗歌的爱好使他们结成了知己。也许到毕业时还不曾把这一层纸捅破，但是在内心里都已经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了。一年的相聚是短暂的，朱生豪到了上海之后，就只能用书信来和宋清如互诉衷肠。因此在他的信中，占据最大比重的内容无疑是诉说对于宋清如的思恋之情，对于过去一年里朝夕相处生活的怀念，别离以后的思念之苦，以及对于收到宋清如来信和再次见面的渴望。即使有时拌个嘴、抬个杠，也成了在这一杯爱情醇酒中的调味佳品。这一时期的信中还继续了他们对诗歌的探索，并保存了一些诗作。

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朱生豪刚走入社会的时候，也带着一腔青春热情，渴望能够一显身手，做出一番事业来，而对于社会的现实情况，却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因此进入社会以后，理想和现实发生碰撞是必然的，这一时期的信中也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思想状况。但由于他和社会的接触还不很深入，其思想状况主要还局限于对新的生活方式的不适应，感到“气闷”、做人的“乏味”、生活的“空虚”等，显示了当时他比较单纯的一面。

宋:

谢谢你给我这么一件好工作！很想拒绝你的，但不愿拒绝你，你太好了。图书馆里借了四本《史通》，两本《中国历史研究法》，本想抄一些话头，可是回来之后，一齐把它们看完了，算勉强得到一点烟土披里纯^②，写好了这一篇狗屁文章。

为什么你说我又要生气,这也算懂得我吗?你懂得我我不是顶高兴?



不定。

除非我们在自己心理的矛盾下挣扎着找不到出路，外观的环境未必能给我们的灵魂以任何的桎梏。

说厌恶陈旧是人们普通的思想也未必尽然，这世间多的是沉湎骸骨的人，尤其在我们这老大古国里。我常想，要是中国并没有几千年古文化作基础，她当可以有希望一些。旧的文化，无论怎样有价值，为着免得阻碍新的生长起见，都有一起摧毁的必要。

一万个虔心的祝福！

朱 十四夜

①此信原件上宋清如注：1933年春。当是在朱生豪毕业离校前所写的极少信件之一。

②烟士披里纯：系英文inspiration的音译，意思是“灵感”。

②①

清如：

一向我从不以离别为一件重大的事，而今却觉得十分异样。说些什么话吧，却也说不出。

想不到你竟会抓住我的心，你纯良的人！然而我也未尝没有逃避的可能。但我不忍飞去，当一天你还记著我的时候。

不忙就回去吧？明天约你到西湖里再坐一次划子，去不去告我。回去的话，一定通知我什么钟点，好送你行。你去了之后，不，没有什么。

朱 廿二晨

①此信原件上宋清如注：1933年六月，系朱生豪毕业离校前所写。

①

好人：

好像很倒霉的样子，今天一个下午头痛，到现在，嘴里唱歌的时候忘记了痛，以为是好了，一停嘴又痛了起来。顶倒霉的是，你的信昨夜没有藏好，不知一放放在什么地方，再找不到，怨极了，想死。

弱者自杀，更弱者笑自杀者为弱者。

总之，我待你好。心里很委屈，不多写，祝你好。

伤心的保罗 十一夜

无比的好人

我是怎样欢喜，一个人只要有耐心，不失望，终会胜利的。找了两个黄昏，徒然的翻了一次又一次的抽屉，夜里睡也睡不着，我是失去了我的宝贝。今天早晨在床上，想啊想，想出了一个可能的所在，马上起来找，万一的尝试而已，却果然找到了，找到了！我知道我不会把它丢了的，怎么可以把它丢了呢？

我将更爱你了，为着这两晚的辛苦。

房间墙壁昨天粉刷过，换了奶油色。我告诉你我的房间是怎样的。可以放两张小床和一张书桌，当然还得留一点走路的空隙，是那么的大小，比之普通亭子间是略为大些。陈设很简单，只一书桌、一armchair^②、一小眠床（已破了勉强支持着用）。书，一部分线装的包起来塞在床底下，一部分放在藤篮里，其余的堆在桌子上；一只箱子在床底下，几件小行李在床的横头。书桌临窗面墙，床在它的对面。推开门，左手的墙上两个镜框，里面是任铭善写的小字野菊诗三十律。向右旋转，书桌一边的墙上参差的挂着三张图画。一张是中国人摹绘的法国哥朗的图画，一个裸女以手承飞溅的泉水，一张是翻印的中国画，一张是近人的水彩风景，因为题目是贵乡的水景，故挂在那里，其实不

过是普通的江南景色而已。坐在书桌前,正对面另有雪莱的像、题名为《镜吻》的西洋画和嘉宝^③的照相三个小的镜框。再转过身,窗的右面,又是一张彩色的西洋画,印得非常精美。这些图画,都是画报杂志上剪下来的。床一面的墙上,是两个镜框,一个里面是几张友人的照片,题着Old familiar Faces^④,取自Charles Lamb^⑤的诗句;另一个里面是几张诗社的照片,题着Paradise Lost^⑥,借用John Milton^⑦的书名。你和振弟^⑧的照片,则放在案头。桌上的书,分为三组,一组是外国书,几乎全部是诗,总集有一本Century Readings in English Literature^⑨、一本《世界诗选》、一本《金库》、一本《近代英美诗选》,别集有莎士比亚、济慈、伊利沙伯·白朗宁、雪莱、华茨渥斯、丁尼孙、斯文朋等,外加圣经一本。一组是少少几本中国书,陶诗、庄子、大乘佛法明门论、白石词、玉田词、西青散记、儒门法语。除了陶、庄之外,都是别人见赠的,放着以为纪念,并不是真想看。外加屠格涅夫、高尔基和茅盾的《子夜》(看过没有?没看过我送你)。第三组是杂志画报:《文学季刊》、《文学月刊》、《现代》、Cosmopolitan^⑩、Screen Romances^⑪、《良友》、《万象》、《时代电影》等。杂志我买得很多,大概都是软性的,而且有图画的,不值得保存的,把好的图画剪下后,随手丢弃;另外是歌曲集,有外国名歌、中国歌、创作乐曲、电影歌等和流行的单张外国歌曲。桌上有日历、墨水瓶、茶杯和热水瓶。

你好?不病了吧?我怎样想看看你啊!

快乐的亨利十三

①此信为朱生豪到上海世界书局工作后不久所写,当时他借住在世界书局经理、原之江附中校长陆高宜先生家中。这是他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小天地,在初步安顿下来后,就写了这封信向宋清如“汇报”了。

②armchair:扶手椅。

- ③嘉宝是朱生豪非常喜爱的美国电影演员。
- ④Old familiar Faces:熟悉的老面孔。
- ⑤Charles Lamb:查尔斯·莱姆,英国作家。
- ⑥Paradise Lost:《失乐园》,著名长诗。
- ⑦John Milton:约翰·密尔顿,英国诗人,长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是他的代表作。
- ⑧指朱生豪的胞弟朱文振。
- ⑨Century Readings in English Literature:《世纪英国文学读本》。
- ⑩Cosmopolitan:《世界》,杂志名。
- ⑪Screen Romances:《银幕故事》,杂志名。

清如:

昨夜我做了一夜梦,做得疲乏极了。大概是第二个梦里,我跟你一同到某一处地方吃饭,还有别的人。那地方人多得很,你却不和我在一起,自管自一个人到里边吃去了。本来是吃饭之后,一同上火车,在某一个地方分手的。我等菜许久没来,进来看你,你却已吃好,说不等我要先走了,我真是伤心得很,你那样不好,神气得要命。

不过我想还是我不好,不应该做那样的梦,看你的诗写得多美,我真欢喜极了,几乎想抱住你不放,如果你在这里。

我想我真是不幸,白天不能睡觉,人像在白雾里给什么东西推着动,一切是茫然的感觉。我一定要吃糖,为着寂寞的缘故。

这里一切都是丑的,风、雨、太阳,都丑,人也丑,我也丑得很。只有你是青天一样可羨。

这里的孩子们学会了各色骂人的言语,十分不美,父母也不管。近来哥哥常骂妹妹泼婆。妹妹昨天说,你是大泼婆,我是